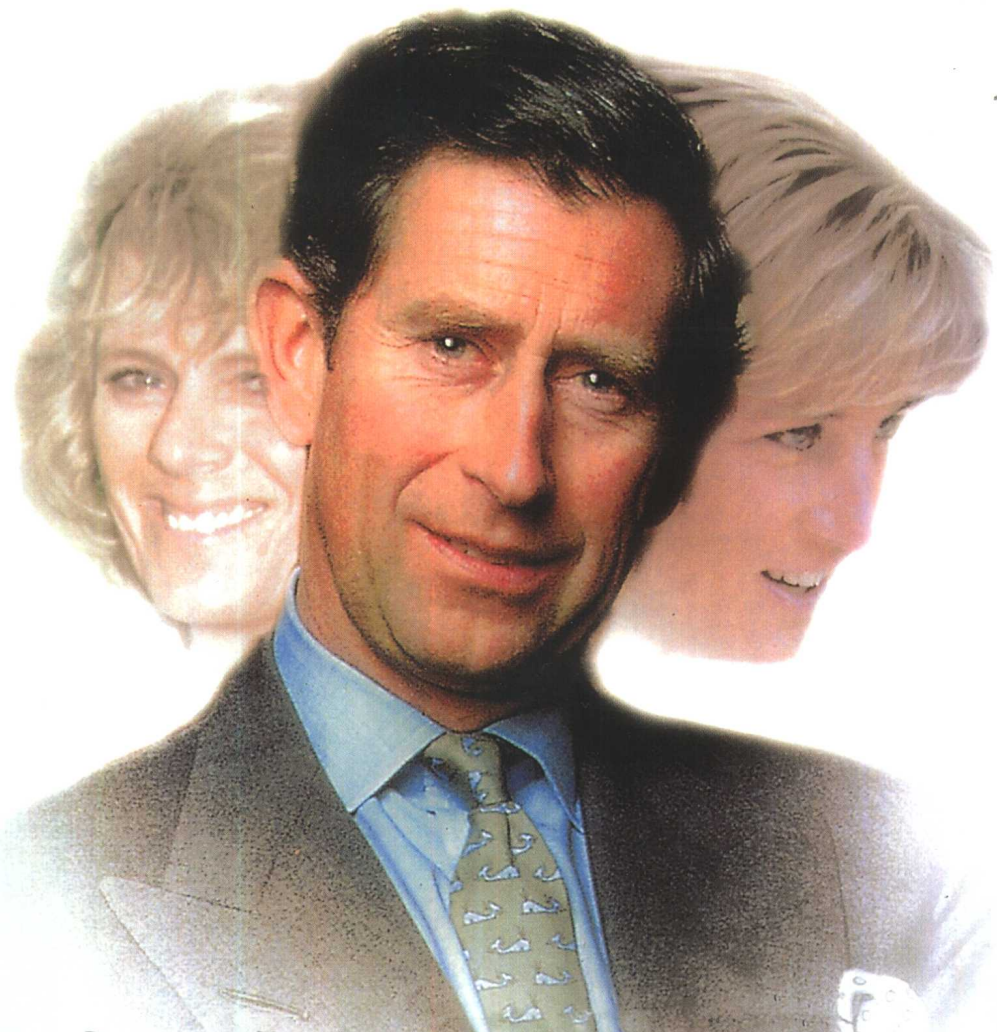




查尔斯王子 受害者还是恶人？

〔英〕彭尼·朱诺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查尔斯王子

受害者还是恶人？

〔英〕彭尼·朱诺 著
张大川 张建国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HARLES
Victim or Villain?

PENNY JUNOR

根据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1998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尔斯王子 受害者还是恶人? / (英) 朱诺 (Junor, P.)
著; 张大川, 张建国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1

ISBN 7-5012-1451-4

I. 查… II. ①朱… ②张… ③张… III. 纪实文学-英
国-现代 IV. 1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3471 号

图字: 01-1999-2298 号

责任编辑 许淑珍

封面设计 丁 品

责任出版 刘林琦

责任校对 戴文达

书 名 查尔斯王子 受害者还是恶人?
Chaersi Wangzi Shou hai zhe hai shi e ren?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book.com

排版印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9.25 插页: 8 字数: 240000

版次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谢

本书的写作离不开许多人的慷慨相助，他们不惜时间向笔者讲述，不然，依笔者之力，万难写就。因为有些被访者讲的一些事情是私下与笔者交流的，故笔者不想在此列出他们的名字，只能由衷地向他们每人道声“谢谢”。笔者还要感谢那些同样须隐姓埋名的人，那些审阅了本书手稿并做出斧正的人。对圣詹姆斯宫的许多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威尔士亲王新闻办公室工作的人员，笔者同样要向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他们曾经热情地为笔者查找资料。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的代理人简·特恩布尔一直给予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同她一样予笔者以支持与鼓励的还有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执行董事长兼出版商艾迪·贝尔。艾迪·贝尔和简·特恩布尔，从本书写作之始便一直坚定地支持笔者，即使本书能否出版还在未决之际，他们也从未有过动摇。笔者与哈珀·柯林斯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合作，甚感愉快。在此，笔者特别要感谢瓦尔·哈德逊和安特里亚·亨利，他们两人不惜工余时间，对本书原稿做了非凡的润色。另外，笔者还要特别提到亚德里安·伯纳，亚德里安·莱英，吉姆·阿瑟登和詹姆斯·阿诺尔。

摄影师莱斯·威尔逊当然也是笔者必须提到的一位才华卓著者。本书的精彩照片全仗他对宫廷照片及其获取渠道了如指掌。

他和上述的其他人一样，以惊人的效率和盎然的兴致为本书的写就做出了贡献。

笔者还要对几位朋友表达谢忱，因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总能让笔者惊喜异常。最后笔者还要感谢自己的家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并不因为放在这段文字的最后来表达而有丝毫的减损，没有他们……

目 录

致谢	1
引言	1
一、王妃之死	5
二、举国哀痛	17
三、王子少年	35
四、发现戴安娜	48
五、童话姻缘	63
六、蜜月之旅	79
七、心 态	105
八、王子的办公室	111
九、婚姻生活与新闻媒体：莫顿的书被连载后	128
十、终结的开始	148
十一、卡米拉门丑闻	160
十二、工作中的困难	177
十三、绿色的海格罗夫	192
十四、王子的人	213

十五、“PB 夫人”	230
十六、君主制透视	247
十七、查尔斯与卡米拉	261
十八、是受害者还是恶人?	281

引 言

最近几次民意调查表明，在经历了1997年8月戴安娜王妃之死在国民中引发的情感动荡之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的名声已有所恢复。戴安娜王妃在世之时，威尔士亲王的名声一直不佳，主要是因为他同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夫人有瓜葛。在王妃车毁人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声更是一落再落。全国百姓因为失去敬爱的王妃而愤怒。这种愤怒锋芒直指英国王室，尤其集中到王位的未来继承人威尔士亲王身上。当戴安娜的哥哥查尔斯·斯宾塞在葬礼上致辞，表示要把王妃的两个遗孤从王室的控制下解脱出来时，全国百姓无不感到欣喜和激动。这样说无丝毫夸张，因为伫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外共同哀悼王妃的所有人通过转播都听到了他的声音。

查尔斯王子找回些人缘，的确令人欣喜。人们之所以对他的看法渐有改变，主要是因为大家看到，查尔斯在戴安娜王妃西去后对两个小王子更为关怀。有相当多的百姓甚至还希望成全他同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的婚姻。但在人气渐升的背后，百姓们还是普遍怀有一种误解：查尔斯王子只爱卡米拉，他和戴安娜开始婚姻生活后，也不曾想过要把他的情妇排除在外。

几乎无人否认，喜结连理非两人而不可为，做劳燕分飞也非两人而不可为，古今婚恋之事莫不如此。然而，全球有许多人被误导，觉得威尔士亲王与戴安娜王妃婚姻破裂，全因亲王一人，旁人无丝毫责任，因为他太专情于帕克·鲍尔斯夫人。1992年，

安德鲁·莫顿在一本名为《戴安娜真实的故事》的书里，叙述了戴安娜的故事（只是一家之言的故事），使人们心中的这段“童话般的”姻缘彻底结束。该书在戴安娜故去之后再度出版，并更名为《自述》。《自述》描述了查尔斯与戴安娜共同生活时的情况，以及查尔斯的情人卡米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该书的叙述同稔知查尔斯和戴安娜的人所记得的情况是有出入的。

时至今日，尚无一人试图全面地记述他们从相恋到分手的整个经过。戴安娜在世之时，查尔斯王子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怕伤害戴安娜和两个幼子。在王子与王妃共同生活和分道扬镳的所有岁月里——尽管受到了严重的挑衅——王子从不讲戴安娜的坏话。如今，戴安娜业已故去，查尔斯更是下定了决心，不愿为自己辩解。他相信，历史会对他做出评定，如果历史的评定要等到他百年之后很久才能做出，那也由它去了。当要面对上帝时，他是问心无愧的。那些可以解说原委曲直的，说清他同戴安娜关系真相的材料，如信件、日记、磁带和病例，现已封存在位于温莎宫的皇家档案馆里。将来某一天，这些材料解禁之时，真情自可昭然于天下。

但是，他的家人和一些亲朋好友感到他经受的精神重压太多了，觉得有必要做些努力，至少对一些偏见、误解做出纠正，以正视听。

对于查尔斯，戴安娜曾经说过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过后又追悔莫及。然而在她追悔之时，成千上万的百姓已经听信传言，确信戴安娜遭受蒙蔽而身陷于一个毫无爱心的家庭，其境况恰如“羔羊之临刀斧”，她的责任只是为一个根本无意信守婚约的男人生育子嗣。戴安娜言之切切，使许多人断定，查尔斯同她成婚后仍然不绝外遇，更有甚者，还在大婚的前一天晚上与卡米拉同居，而蜜月佳期刚过，便又与她重续情缘。人们认为，查尔斯论为人夫，冷漠薄情，论为人父，薄情冷漠。他只是在戴安娜去世后，才开始对两个儿子稍有关爱。有人甚至称，查尔斯要对戴安

娜的死负责。另有许多人认为，查尔斯根本不配做一国之君，因为戴安娜曾在1995年《新闻大观》访谈节目中讲过这样的话。这个节目当时是在电视收视的黄金时间播出的。

在9月的那个早晨，查尔斯王子跟在护送戴安娜灵柩的仪仗后面，两个小王子强忍泪水，相随在侧。世人很难想象他那时的心绪。千万人对一个他们难以亲眼相见的人倾注如此多的敬爱，表露如此多的哀伤，这样的场面真是经世罕见。世界人民热爱她，仰慕她，崇敬她。然而王子查尔斯居然抛弃了她，同她离了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本书《查尔斯王子》试图解说这桩婚姻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向读者提供一种较戴安娜所言更为客观的看法，并且更详尽地披露卡米拉·帕克·鲍尔斯涉足这桩婚姻之前的情况。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为威尔士亲王辩解，与戴安娜王妃一样，他并非毫无过错。撰写此书是为了广大群众：他们虽然经历了这场宫廷闹剧，却从未读到对整个事情从另一角度所做的记述，以独立做出判断。时至今日，仅有戴安娜的叙述可供观览，但是，这份叙述即便是戴安娜的生前好友，也于私下承认多有偏颇不当之处。

本书意在说明以下几个问题：查尔斯王子为何同戴安娜结婚？两人的生活究竟如何？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的矛盾，致使戴安娜一定要向公众一吐心声，公开报复丈夫？查尔斯在面对摄像机镜头，承认对妻子不忠时，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1994年6月，在一部两个半小时的新闻纪录片里，查尔斯在谈及个人生活时，向乔纳森·丁布尔比承认对妻子不忠。）在经历了“卡米拉门”录音磁带揭露他深夜通过电话与情人调侃，让他窘迫难当之后，查尔斯王子面对公众又有何感想？

两个小王子威廉和哈利亲历了上述的一切，尴尬、婚外恋、离婚，最后是母亲的惨死。作为亡者子嗣，他们如今过得怎样？他们对帕克·鲍尔斯夫人有什么看法？他们今后的前景可能会怎样？

本书着意对已届天命之年的威尔士亲王做详细记述。他是一个生活在四处都有媒体探听的世界中的平凡之人，但同时他又承担着一种公众角色。他是鳏居的父亲，又是未来的国君。他是一个为王室教化所累而情感矜持的人，又是一个因婚姻失败而遭受伤害的人。他可以唤起人们对他的爱戴和忠诚，而自己却矛盾重重，无以为解。他时则极其豁达坦荡，时则极其阴郁消沉。他既会无限善良，对芸芸大众关怀备至，又会极端自私、狭隘。他有热情、有魄力，还有少许顽皮，但如果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会大发雷霆，这种脾气在他人生的 50 年里未见有丝毫收敛。他对老弱病残与行将故去之人所给予的关心，并不亚于我们对注定要传承给后代子孙的地球的关注，也不亚于我们对教授子孙学习英语的关注。他是一个同真实世界相隔离的人，虽然他有管家，有随从，有直升机，有跑车，但是他比一般的政界名流更懂得什么叫剥夺，更懂得失望是什么滋味。他的一生注定要承担他降生于其中的那个制度所赋予的责任。他希望改革这个制度，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却遭到其妻子戴安娜称之为“敌手”的人的责难。他必须等到敬爱的母亲女王陛下百年之后，才能开始挑起重任。他对两位小王子前途命运的关切，远胜于其他一切事情，甚至他个人的幸福。小王子尚为孩童，他能保护，但是他内心清楚，两个小孩子终会渐渐长大成人，那时，他将无力阻止媒体的介入，无力中止差点儿毁掉了他后半生的那种批评和压力。

一、王妃之死

“他们说发生了一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回事？”

——1997年8月31日凌晨查尔斯王子

向英国王室报告戴安娜出事的第一声电话铃，辗转到了女王的副私人秘书罗宾·詹弗林爵士那里，时为8月31日星期日凌晨1时。詹弗林爵士当时正在阿伯丁郡的巴尔莫罗尔庄园的家中睡觉。电话是英国驻巴黎大使打来的，但他只是讲了个大概情况：巴黎发生了一起轿车冲撞事故，据传多迪·法耶兹被撞致死，但尚未获得证实；威尔士王妃当时与他同行，也被撞伤，但伤势情况还不清楚。他们两人乘坐的轿车撞到了塞纳河下面一条隧道的水泥柱上，车子撞毁。出事前，车开得很快，为的是甩开一帮骑着摩托车尾随不舍、专门拍名人照的摄影记者。

詹弗林当即打电话给住在城堡的女王和威尔士亲王，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尔后又给时任亲王副私人秘书的尼克·阿切尔打电话，尼克·阿切尔当时就在庄园的另一幢房子里。既而，詹弗林又打电话给女王的侍从武官和负责安全保卫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致同意到城堡各有关办公室碰头。他们在城堡设立了一个接线站，接听夜间打来的电话。

与此同时，在伦敦，跟随查尔斯王子的一班人也都被叫醒，并被告知了消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消息是由小报通告的。

查尔斯王子的副私人秘书马克·波朗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凌晨1点钟由《世界新闻报》打来的。马克·波朗当夜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晚宴，吃过饭他就回到伦敦市内的住处睡觉了。电话他没有亲自接听，而是让话机上的自动应答装置接的。当他听到电话里说巴黎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时，还以为又是某些新闻社专在星期六晚上发来的故弄玄虚的消息，因而没有理会。10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当他听出电话里是《太阳报》的编辑斯图亚特·希金斯的声音时，才意识到是真的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大事，于是他才拿起听筒。希金斯的消息和发自大使馆的消息很接近，尽管说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似乎还比较一致，就是多迪·法耶兹已被撞死，戴安娜也被撞伤。

王子的新闻秘书桑迪·亨尼那时正在萨露的家里，也在睡觉。她送走了参加小姑子40岁生日晚会的最后一位客人后，刚上床休息。她也是被一名记者叫醒的。记者讲述的情况几乎和前边通告的消息一样。因为各路媒体都是直接从法国的紧急援救部门获得的消息，所以，那天晚上媒体的消息比英国驻法大使馆了解的情况要可靠，这给查尔斯王子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马克·波朗打电话给王子的私人秘书，家住伦敦西区的斯蒂芬·兰波特，接着又打电话给桑迪·亨尼。一时间，首都伦敦城内和伦敦与苏格兰之间的电话铃声不断，线路异常繁忙。

查尔斯王子打电话询问正在伦敦的波朗：“罗宾跟我讲发生了一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想了解详情。消息让他震惊，让他不敢相信。他反复问着：怎么出的事？戴安娜当时在干什么？是谁开的车？在哪儿发生的事故？怎么会发生事故？波朗一时还不能回答他。王子和波朗这次通话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至此还是没有详细情况。往来的报告一会儿说戴安娜伤势严重，一会儿又说她只是受了些皮外伤，而且是步行离开现场的。

同住城堡一层在王子隔壁的女王陛下也被叫醒了。她的私人

秘书罗伯特·弗罗斯爵士当时正在诺佛克休假，但是同王子的随从一样，女王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保持着联络。虽然此时在苏格兰值班的是王子的私人秘书尼克·阿切尔，但坐镇调遣的却是远在伦敦的斯蒂芬·兰波特和马克·波朗。

波朗电话通知罗宾·詹弗林，查尔斯王子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坐飞机飞往巴黎，探视住院治伤的戴安娜，所以需要安排一架飞机。他在电话中说：“王子肯定是要去的，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他要去看望一下前妻嘛。”

但一开始，对方并没有马上答应调拨飞机的要求。这样做合适吗？詹弗林想。没有女王陛下的特许，决不可能调用女王空勤部的任何一架飞机，再者说，调用飞机也不太可能嘛。

“那好吧，”波朗说，“我们就从阿伯丁起飞，坐预定的飞机去。”女王一定会为这事大动肝火，这一次又是戴安娜搅扰了大家的平静生活。对戴安娜她早就失去了耐心，这一星期以来，女王愈加认为，凡与这位前儿媳有牵扯的事总是麻烦百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女王与王子查尔斯同住一处，各居各的房间，相隔不过数尺之距，而且墙薄如纸，然而能否请求女王准允王子使用座机，竟是由两人的工作人员商量的。女王与王子间的母子关系究竟如何，于此已再清楚不过了。王室家人表面看似亲密无间，其实成员之间难得有真正的思想情感沟通。王子深爱他的父母，但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女王和亲王爱丁堡公爵直到1987年才知道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姻出现了严重危机，还是女王的两个朋友不约而同给女王写信透露的。这两个朋友觉得女王有必要了解一下王子的婚姻状况。两个朋友的信同日送到了女王的办公桌上。两人都看到了些怪事，比如在桑德琳汉姆，戴安娜跌下楼梯；戴安娜有一次还说，有帕克·鲍尔斯夫人在，她和查尔斯王子就无法一起安安稳稳地生活。但是女王和爱丁堡公爵的两个朋友并没有和查尔斯王子谈论这些问题。

那个星期日，查尔斯、威廉和哈利已经在为飞往伦敦做准备

了。两个孩子的暑假差不多要过完了，正准备着等母亲戴安娜从巴黎飞回来，同他们会面。戴安娜总是在两个孩子新学期开学前的几天同他们待在一起，这样，她可以为他们收拾一下东西，整理整理行装。查尔斯王子本打算在海格罗夫——他位于格罗塞斯特郡的家——小住几天，然后前往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那里是他每年9月初一定要逗留的地方。

是日早晨，王子肯定是想去看看在巴黎治伤的戴安娜的，但是对该不该带着两个孩子前去还拿不定主意。他担心的是，戴安娜可能伤情很重，孩子们看见要难过。看来他们要先知道戴安娜的伤情如何，才能决定让孩子们去还是不去。王子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几个小时，他不断地叨念着戴安娜王妃。虽然他们的婚姻失败了，虽然他们的心灵都受到了伤害，他仍然爱着她，每夜都为她祈祷。

他说：“我总想，到头来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一副情形：还得是我服侍着戴安娜战胜某种可怕的病痛。我一直觉得，她会回到我的身边，我会倾注自己的余生来照顾她。”

巴尔莫罗尔的墙壁非常之薄，难以保存什么秘密。有一位巴尔莫罗尔的常客说，如有人想说说悄悄话，那就得把洗脸池用塞子塞上，再小声讲话，不然，所说的话顷刻间会弄得城堡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戴安娜的事，城堡内外动静非常，自然女王陛下一家也被吵醒大半。大家开始收看电视或听广播，因为这时候电视广播已在全力报道这起非常事件。约克公爵当时也在城堡里，同在城堡的还有安妮公主时年19岁的儿子彼得·菲利浦，女王及其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两个朋友。威廉和哈利还在睡觉，把他们卧室中的收音机和保育室里的电视搬走是当务之急，因为他们醒来会打开广播或电视收听收看这则消息。

大约在凌晨3点30分，马克·波朗又一次打电话给罗宾·詹弗林，询问安排飞机的情况，是否已经把驻伦敦大区的皇家空军诺索尔特基地的人员都喊起来了。他们通话的时候，也就是在3

点40分，巴黎的英国大使馆打来一个电话找詹弗林。詹弗林把波朗的电话转给尼克·阿切尔，自己去接听巴黎来的电话。

波朗说：“我们不能耽误了他的飞机，叫罗宾搞明白，如果……”

“好的，马克，我想我们会调整一下飞行安排。”

就在此时，阿切尔听到身后罗宾·詹弗林用电话向威尔士亲王通报一条消息：“先生，我不得不十分沉痛地向您报告，我刚才接到驻巴黎大使打来的电话，王妃已经去世了。”

当天凌晨4点30分发出的通告上说，戴安娜是凌晨4点去世的，而实际时间要早一些。

王子立即打电话给马克：“罗宾刚才告诉我说她死了，这是真的？这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呢？他们都会指责我吧？我该怎么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马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打电话给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告诉她戴安娜已身亡，并提醒她，王子此时正在痛苦无着，随时有可能给她打电话。其实，王子那天夜里已经给许多密友打了电话，而卡米拉·鲍尔斯也早已同查尔斯通过几次电话。戴安娜的死讯着实让卡米拉震惊不小。她为那两个孩子心痛欲碎，为查尔斯王子忧心忡忡。她不知道王子会不会出事，人们对此事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戴安娜的死讯突如其来，震惊了每一个人。所有的新闻报道一开始都说戴安娜的座车是被撞毁了，但戴安娜没有被撞死，有的报道还说，她从车里出来，步行离开现场，因而大家对噩耗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戴安娜的胸部和头部严重受伤，撞车之后瞬间便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人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地在“奔驰”汽车的残骸里对她做了急救，然后把她送往4英里外的比西埃—萨尔培特里埃尔医院。医院的外科大夫又奋力抢救了两个小时，但终因伤势过重，没有能挽回她的生命。大家心中无不感到极大的震撼，不敢相信所发生的

一切。

查尔斯王子首先想到的是孩子们。他不知道是此时叫醒他们，还是先让他们睡着，等早晨再告诉他们。他万分惶恐，不知何为上策。女王极力主张应该让孩子们继续睡觉。于是，查尔斯遵从母亲的意见，直等到早晨7点15分才把两个小王子叫醒。其实，威廉夜里睡得并不好，中间已醒过多次。他事后说，当时 he 就知道家里要出大事。

查尔斯和卡米拉一样，他非常清楚公众对这件事的态度，尤其清楚媒体对此事的评说。他说：“他们都会指责我的，大家肯定要激动得要命，是吧？我们肯定要听到、看到以前从未有过的反应。这下，一切或许就完了，君主制可能也保不住了。”

“是这样的，先生，我想有这种可能。”朗波特直率地说，“您母亲的日子一定会很不好过。有些事也许她不想做，或不乐意做，但她还必须去做，否则，君主制就真的完了。”这些话虽然直率但令人难受。

天尚未破晓，女王便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查尔斯王子觉得自己应该去巴黎为戴安娜敛尸。女王反对，她的私人秘书罗伯特·费洛斯同意女王的意见。他说，戴安娜已非王室家人，王子兴师动众，不太妥当。

罗宾·詹弗林想了个主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陛下，如果戴安娜乘哈罗兹公司的车回国，您觉得怎么样？”他这样一说，大家便不再争了。

戴安娜与多迪·法耶兹的恋情，不光是威尔士亲王心存芥蒂，宫廷中人无不视之为一块心病。此言并不是说查尔斯妒嫉戴安娜幸福——他最深切地希望她能找到幸福，他是担心这种幸福到头来还是悲剧一场：他担心戴安娜可能被法耶兹家族的宣传机器当枪使。多迪·法耶兹的父亲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兹是哈罗兹财团的一位身份显赫的埃及籍持有者，他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早先 he 申请加入英国籍遭到拒绝，后来 he 便开始玩弄手腕，参与进哈